



近月

〔美〕艾丽斯·西伯德 著
史宽克 译



NLIC 2970700458

T H E A L M O S T M O O N

南海出版公司



THE ALMOST MOON

近月

〔美〕艾丽斯·西伯德 著

史宽宽 译



NLIC 2970700458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月/[美]西伯德著;史宽克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1.5

ISBN 978-7-5442-5312-3

I. ①近… II. ①西…②史…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019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035

THE ALMOST MOON © 2007 by Alice Sebold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Alice Sebold c/o Dunow, Carlson & Lern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近月

[美]艾丽斯·西伯德 著

史宽克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袁 静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70千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5312-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当一切仁至义尽，杀掉我妈便是理所当然。突如其来的痴呆，往往暴露出一个人的核心。我妈的那部分早已腐坏，像是放了几星期的花瓶瓶底发臭的水。与爸初相识之时，她曾是那么美丽，虽老来生下我，然爱人的能力尚在。但那天她抬眼望我，这一切都已随风而逝。

如果我没有接起电话，我妈那总不走运的邻居卡斯尔太太便会顺着贴在我妈杏仁色冰箱上的紧急电话名单往下打。但实情是，不到一小时，我已奔回我出生的房子。

正值十月凉爽的早晨。我一进门，就看到我妈直挺挺地坐在扶手椅上，身上裹着条马海毛披肩，独自喃喃自语。卡斯尔太太说，早上她拿报纸到门口，我妈竟认不得她了。

“她想将门摔上，”卡斯尔太太说，“尖叫着好像我在拿热水泼她，你可以想见这一幕有多惨。”

我妈坐在那把红白两色的铺棉扶手椅上，像是化身为了图腾。自我爸死后二十几年来的多数时间里，她都在这上面度过。她在

椅子上慢慢老去，先是读书做针线，后来眼睛不行了，便盯着公共电视台，从天亮一直到晚餐后睡着为止。最近这一两年，她甚至不再吵着要开电视，只是坐在椅子上。我大女儿艾米莉每年圣诞节都会寄来纱线，她经常把一团团纱线放在大腿中央，像有些老妇人拍猫一样轻抚它们。

我向卡斯尔太太道谢，请她放心，事情我都会处理好。

“你知道时间到了，”她在前门的台阶上转过身说，“她一个人住这房子实在是太久了。”

“我知道。”我把门关上。

卡斯尔太太走下台阶，带回三个她在厨房找到的大小不一的空盘子，说都是她的。这我相信。我妈的邻居都是神的子民，我小的时候，她还抱怨过附近的东正教教堂，毫无理由地把人家唤作“那些狂热愚蠢的波兰人”。但正是他们会召集会众，确保这个住在年久失修的房子中的怪老妇人还有吃有穿，看看她有没有遭盗匪威胁。噢，女人独居就是不妥。

“有人住在墙壁里。”她不止一次这样说，直到我在我曾经的童床边找到安全套，我才把两件事串起来。原来是偶尔来帮我妈修东西的曼尼，会把女孩带到楼上。我跟卡斯尔太太说这件事，也找了个锁匠。但我妈拒绝搬家并不是我的错。

“妈。”身为她唯一的孩子，也只有我会这样叫她了。她抬头看看我，笑了。

“狗娘养的。”她说。

有时你会感觉那些被痴呆所折磨的人手中握着引爆真理的拉发线，他们有看穿皮相的本事。

“妈，我是海伦。”我说。

“我知道啦！”她对我咆哮。

她双手紧握扶手的弯处，熊熊怒火像不受控制的兽爪冲我而来，我知道她克制得很辛苦。

“那好。”我说。

我站在那里好一会，直到意识到有个事实改变不了：她是我妈而我是她女儿。我想这只是开场，碰面常有的不愉快还没上演。

我走到窗边，拉起破布绳把金属百叶窗打开，外面我小时候的院子杂草丛生，曾经的灌木丛和树木已难分辨，和伙伴们玩耍的地方也难再寻。其实我妈的行为传开后，我就没有了玩伴。

“她是小偷。”我妈说。

我没有转过身去。我望着一株攀上院子角落高大冷杉的藤蔓，它吞噬了我爸曾经做木工活的小屋。待在那里最让他快乐。难熬的日子里，我就想象他在那里费力地磨木头圆球，别的什么都不干。

“谁？”

“那个贱女人。”

我知道她在说卡斯尔太太。但人家可是每天都来看我妈醒了没有，帮她拿《费城问询报》，还时常从自己院子摘花放到装冰红茶的塑料壶里，这样就算我妈打翻也不会摔坏。

“哪里呀。”我说，“卡斯尔太太人好，对你又这么照顾。”

“那我那个蓝色的皮金福尔碗呢？”

我知道那个碗，都好几个星期没看到它了。小时候，它总是装着核桃、巴西坚果、榛子这些在我看来被囚禁的食物，我爸会砸开它们，然后用小叉子挖出。

“妈，是我送给她的。”我没说实话。

“你什么？”

“我知道她喜欢，她人又这么好，所以有一天你打瞌睡时，我就拿给她了。”

我想告诉她的是，别人没有义务帮忙，他们不欠你什么。

我妈看着我，无法看透的表情令人心悸。她撅起嘴，下唇往前伸，然后发颤——她要哭了。我离开房间往厨房走。每次回来，我都预备耗上几个小时，只是别在她待的那个房间。我从小听到大的呜咽声又开始了，她能用精心编排的声调博取同情。我爸一直是那个跑去她身边的人，自他死后，这角色就落在我头上。二十多年来，我已极尽所能地呵护她，只要她一通电话说心脏快爆炸了，我就赶回家，她年纪大了，看病越来越频繁，也都由我带她去。

下午晚些时候，我在装了纱窗的后门廊清理草垫，我把门开了一条小缝，好听见她的动静。在漫天灰尘中我闻到明显的大便味，一定是我妈需要上厕所却站不起身。

我丢下扫帚冲过去，她没有死（我大概无时无刻不在盼望），但大小便开始失禁。她应该希望死在家里吧。然而她还是好端端地坐在椅子上，只是把自己弄脏了。

“是大号！”她说，这次的笑跟“狗娘养的”那次不一样。“狗娘养的”还带点人味，现在却完全陌生，里面没有恐惧，也没有不怀好意。

每当我把这些事讲给小女儿莎拉听时，她都会说不论她有多爱我，当我老去，她都不会帮我脱光换尿布。“我会花钱找人。”她说，“人生没什么比及时行乐更好的吧。”

才几秒钟，整个房间就臭味弥漫，我顾不得灰尘，两次跑回

后门廊大口呼吸，让自己静心去想怎么按照她想要的样子去做。我知道我还得叫一辆救护车，我也清楚，妈的人生迟早要走到尽头，但我不希望她到医院时满身大便，应该说是我知道她绝对不想这样，所以她一辈子最重视的东西——外表，也就成为我最在意的事。

我在后门廊最后吸了一口气，然后走回去。她已没了笑容，情绪非常激动。

“妈。”我叫她，虽然我很肯定她听不懂这称呼，也不认得我这个女儿了。“我先帮你清洗干净，然后我们再打几个电话。”我忍不住想，你再也无法打电话了。如此说并非我残忍无情，只是就事论事为何常常被这样解读？屁话跟真话是两回事，不就是这样？

我跪在她面前，直视着她的脸。我恨她，我从没这样恨过一个人。一切静止，我靠近她，手指掠过她长长的银色发辫，好像那是某件我终于得以触碰的宝物。“妈。”我低声说。我叫她，因为我知道一切都静止了，不会有回音，不会有响应。

不过湿湿的感觉让她不太高兴，她像只阳光下的蜗牛，急着要摆脱痛苦的环境。我的姿势从跪立换成半弯腰，肩膀小心翼翼地靠着她的肩，避免压到她。我做出橄榄球运动员阻截的样子直起身子。她比我想的更轻，也更重。

我试图让她轻松地站着，但才直起来，她就瘫在我的怀里，我用尽全力不让她往下瘫，结果却是两个人都跌坐在地。我找寻着能支撑起她重量的平衡点，一边却忍不住想起我爸，他如何年复一年承受此重担、跟左邻右舍赔不是、忙着止住她流不完的眼泪，他又如何一次次把她当成自己，直到他们再也分不清彼此。

我觉得自己快要哭了。我们，以及这房子的秘密，就快要落幕。我今年四十九岁，我妈已八十八岁，而我爸在我小女儿莎拉四岁刚过几个月就死了。莎拉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人有多好，也不能跑到工作屋，在他那些做工精良的木作品中中间玩耍。我一想到那匹自制的木马在小屋朽烂，抱着我妈的双手就几乎无力。他一撒手人寰，整个房子和我的生活都变了。

我把我妈拉往通向浴室的楼梯，我能感到她也想帮忙，但我还是质疑自己的脑筋。我怎么就会觉得这没问题？她体重至少有一百磅，而中年的我，即使身体保养得当，也从没能拿起超过六十磅的东西。这根本行不通。我整个人垮倒在楼梯上，被她又脏又湿的身体压住。

我在铺了地毯的楼梯上喘气，但并没有放弃，我是下了决心要在叫救护车之前把我妈弄干净而且换好衣服。我跟她一起躺着，此情此景似曾相识，是情人倚着自己打盹的奇特感觉。我转念一想，我可以把她带到后面的浴室，在洗脸池那儿冲洗，要不厨房也可以。但我要怎么撑住她，如何一边抓着她，一边帮她冲水？况且到时地上都是水，我们随时都可能头着地滑倒。

我妈开始打鼾。她的头往后歪，靠在我肩上，所以我能看到她长满斑的脸和脖子。我看着她颧骨，还是这么高耸，但此刻也跟着身体一起枯槁。我没人爱了？天色逐渐昏暗，我望着外面桦树的叶子排遣心中的困惑。我一整天都待在这儿，也没打电话跟韦斯特莫尔那边请假，我仿佛看见一〇一写生教室空荡荡的讲台，而学生们手握炭笔对着画架，因我的缺席干瞪眼。

我知道如果我不动，我妈大概会睡上几个小时，到天都暗了。我想象我朋友娜塔莉跑遍艺术楼的大厅没找到我，去班上问

学生也没结果，她可能又打电话到我家，甚至自己或和她儿子哈米什直接开车过去，按了门铃却没人回应，娜塔莉很可能会以为不是我就是莎拉、艾米莉出事了。

我在下面用双手抬起我妈，总算在台阶上微微移动起来，我一次动一边，像是在操控一个真人大小的玩偶，不过要做到对她控制自如，根本不可能。我必须得靠自己去做，不去惊动女儿们。我转身钻出来，坐在她身旁的台阶上，她的呻吟声像是漏了气的充气袋。我知道这房子的沉重和逼迫会把我毁灭，我得挣脱这一切。忽然，我想到小屋里的一堆木马中有个澡盆。

我留她独自打盹，转身往楼上跑，冲进她凌乱的卧房拿几条毯子，然后去粉色的盥洗室拿毛巾。对着洗脸池上的镜子，我看了看自己。眼睛显得比平常更小也更蓝，像是会随着情况的紧急程度改变颜色与外观。几年来我一直都剪非常短的头发，几乎能看到头皮。所以每次一踏进门，我妈就会看我一眼，然后说：“别告诉我你也得了癌症，这年头人人都有癌症。”我只解释说，短发让生活很方便，不管是运动，修修花草还是工作。不过她的话中有话也不禁让人想，若我真得了癌症，她会在意吗？还只当是在赶时髦？她的语气听起来更像后者。一个母亲会这样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我拿着毯子与毛巾，停在楼梯最上方的台阶上，努力不去想她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任何一个房间，以后，它们于我就只是堆满杂物的空壳子。楼上过道里一片沉寂，我看着墙上的图片，这些大概很快就看不见的图片。我想象从此以后这里只剩常年不见天日的阴暗角落，以及没有窗帘的防风窗与厚泥砖墙之间大大的回音。我唱起歌，从猫食广告到儿歌乱唱一通，唱儿歌是从我妈那

里学来的习惯，以驱走紧张的情绪。总之我需要点声音。不过往下走时，我又恢复了平静。我妈还是同样卧倒在地，下面露着酒红色的旧波斯毯。

“不，妈，不。”尽管知道这比跟一只狗说话还没用，但我还是说了。狗还会晃晃脑袋，给个表情，而我妈毫无反应，不过一具有骨头的臭皮囊。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问。我抱了一堆毯子与毛巾，站在她身旁哭起来。我轻声祈求别有人来敲门，卡斯尔太太别来探头探脑，虽然这个时间大可以找做杂工的曼尼来帮忙。

我把毛巾放到下面几级台阶上，拿出爷爷红黑相间的哈德逊湾羊毛毯，铺到她身边的地上，然后盖上条墨西哥白色婚毯，这样羊毛才不会刺到她。其实我脑子并不清醒，只当作自己在卷鱼或包春卷，又或者，在包超级妈妈卷饼。

我弯下腰，吸气，调整好身体，把两只手都插到我妈的胳膊窝下，真的感谢世界健身房的史黛。

我妈的眼睛忽然睁开。

“你在干什么？”

我愣住了。跟她这样面对面，我觉得她随时都可能张嘴吸掉我的眼睛，到时我就和蜥蜴的尾巴或只剩一截的河粉一样，抖一下旋即消失无踪。我双手绷紧。她从来不曾全身无力吧？

“丹尼尔！丹尼尔！”她大叫。

“妈，我爸不在。”我回答。

她看着我，脸色先是一沉，随即又像黑暗中闪烁的火柴一般亮起来。

“我要那个碗。”她说，“现在就要！”

像这样随时陪着她，扶着她，去理解她已不中用的脑袋，我承担的已够多了。所以让她说她的吧：叫艾米莉“漂亮小宝贝”（事实上艾米莉已满三十岁，孩子都好几个了），她爸小木屋旁的葛藤该用镰刀锄一锄了（小木屋在大烟山脚下，早就没人去了），邻居都不值得信任，偷东西还满肚子坏水。我只用毯子把她的身体包好，把她的头露出来，好继续说话。最后我把毛巾放在她胸前，慢慢呼吸，数到十才开口。

“我们要坐雪橇喽。”我对她说。我把毯子的两头紧捏在手心里，总算将她的身体稍微抱离地面。我沿着餐厅地毯，吃力地把她挪进厨房，最后停在侧门外。

“嘟！嘟！嘟！嘟！”她喊了几声，然后就安静下来盯着外面，像孩子在看圣诞节的灯海。我很想问一问她。有多久没走到后院了？有多久没闻到花香，修剪灌木，或是到那把生锈的白铁躺椅上坐坐？

我越发悲伤起来。外面有新鲜空气，能远离我妈的臭味和一股密闭房子的樟脑味。幸好格子篱笆上爬满藤蔓，即使一墙之隔的邻居也不会清楚地看到她裹得像蚕茧，躺在这个有点高度的侧门门口。

走下侧门前的三个台阶便是一地煤渣，我就在这后门廊踱来踱去。小时候我坐在这里，两条腿晃啊晃，现在换我妈躺着，看上去倒像是个平板架。我全身是汗，感受后背上阳光倾斜的角度，我想一小时之内，这四周的房子就都看不到太阳了，我们两个还得共度漫漫长夜。

我又摸了摸她的宝贝辫子。多年前，她的头发忽然从粗硬变得柔软，从此秀发便一直是她的骄傲。在认识我爸之前，她曾经

做过一阵子内衣模特，这让我从小到大一直很是忌妒。且不论别的，单就长相而言，她永远是邻里之间最漂亮的妈妈，她的容貌让我理解什么是美人，同时也发现一个痛苦的真相：继承母亲基因的女儿不见得延续她的长相。血统的各种意外突变，不是让鼻子变塌，就是叫额头歪了，结果美人胚子也便成了邻家女孩。

到外面吹了吹风，她身上的便味已闻不出来，我也回到了现实。我根本不可能把她弄到工作屋，我是怎么想的？光是下这三级台阶、拖离门廊就会让她受伤，还有，那个老旧澡盆要装什么？直接拿后院水管的冷水？何况澡盆一定很脏，粘满积年累月的朽木渣子。上一次待在小屋，我注意到爸爸的工具板和工具的各种模型已经从墙上掉落，正好摔在澡盆边。我到底在想什么？

“妈，到此为止吧。”我说，“我们只能到这里了。”

这次她没笑，没说“狗娘养的”，也没哭。现在想想，我愿意认为那时她正忙着呼吸花园的空气，感受脸上的午后阳光。至于没再开口，也许是她忘了自己有孩子，而且多年来她都得假装自己很爱她。

我希望我能说出这些话——趁她躺在门廊上，趁着风越刮越猛，还有停在树梢的乌鸦都飞走时——她让我变得轻松了。她漫长人生犯下的所有罪愆均历历在目。

她已八十八岁。她闭着双眼，呼吸紊乱，脸上的皱纹仿佛是古细瓷器上的交叉影线。我望着空荡荡的树梢，清楚地知道，接下来做的并不需要任何理由，我甚至没去想篱笆或后廊那边说不定有目击者。我拿出原本要帮她洗澡的柔软毛巾，用它使劲蒙住她的脸。她死命挣扎，布满青筋的双手紧抓着我的手臂不放，手指上的钻石与红宝石颤动着一闪一闪的。但我没有松手。为了防

止偷窃，这些戒指她从不离手。我更加用力地往下压，结果毛巾一动，她露出了眼睛。我一边瞪着她，一边按着毛巾不放，直到感到她的鼻尖没了气，身上的肌肉也忽然松垮。我知道，她是死了。

2

我妈生下我之前的生活，我的线索并不多，有斯托本的玻璃镇纸、纯银相框、她两次流产前收到的十多个蒂凡尼摇铃。我过了很久才注意到这些东西几乎不是有缺角、凹痕，就是裂开或变脏，因为它们大部分都曾经或可能被往墙壁或我爸身上摔过。我爸条件反射性的闪避功夫，常让我想到在透湿的人行道轻快地边跳边唱《雨中曲》的金凯利。我妈越霸道，我爸就越包容，我很清楚他这样逆来顺受，也是为了避免她直面青春的流逝，于是她眼里的自己，就像入夜后我溜下楼看到的那些被她视若珍宝的照片上的她一样，永远不会变。



他们两人初次相识时，我妈刚从田纳西的克诺斯维尔小镇出来，在做内衣与塑身衣的展示模特，不过她比较喜欢说：“我是衬裙模特。”我们有很多同这有关的照片。镶了框的黑白照片里，

我妈穿着或黑或白的衬裙，正值青春年华。“那可是薄如蛋壳。”她会一整个下午都不跟人说话，却忽然从客厅的角落蹦出这样一句。知道她是在说某张照片的某条衬裙，我会过去选我认为是蛋壳的白色衬裙。如果选错，一切就毁了，她会跌坐在椅子上，脆弱得像个吹出来的闪闪发光的泡泡。而如果选对了，我就会把相框拿来给她。不知不觉中，我对它们简直烂熟于心，钢圈、生丝、基本款，以及我最喜欢的粉红玫瑰花瓣。贪恋她难得绽放的笑靥，我总是陪着她掉入时光隧道，仿佛自己是坐在脚椅上的孩子，听她讲摄影时的其人其事，或者收到什么作为酬劳之一的礼物。

粉红玫瑰花瓣是指我爸。

“他刚当上水检员，”她说，“根本不是什么摄影师。穿着一套借来的衣服，口袋方方的。不过我当时并不知情。”

时光悠悠。那时我妈正值盛年，还不会一一计较岁月必然留下的缺憾。等到我进入青春期，而她五十岁前的两年，她开始用厚布遮住所有镜子。我建议干脆把镜子全部取掉，她不同意，偏要放着，仿佛是对自己年华老去提出的沉默控诉。

这些穿着粉红玫瑰花瓣衬裙的照片中的她，真是足以令她自豪。她的这种自爱，让我得到一点暖意。虽然不愿承认，但我明白这些照片根本就是我们小镇的历史记录，它们可以证明，从前一切有希望多了。她那时笑得那么自然，毫不做作，眼睛里没有一丝恐惧，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

“他是摄影师的朋友，”她说，“正好到城里来逛逛，衣服也是他朋友设的局。”

千万不能问：“什么局，妈妈？”这会让她感觉很糟，好像她又臭又长的婚姻只是两个同学间的一场午后骗局。所以我都会

说：“那次是为谁拍？”

“是才子约翰·沃纳梅克。”她说，脸上闪着光，似一盏被点亮的老式路灯，屋子里的其他东西像是被烟雾笼罩，踪影难觅。我当时没想到，这些回忆里没有孩子。

沉浸于往事之中是她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则在一旁忠心耿耿地守候。她的脚冷了，我拿东西给盖上，房间的光线太暗了，我就去悄悄打开书架上的灯，以洒下小小的光圈，又绝对不能太亮，只要她的声音不至于成了黑暗中怪里怪气的吓人回音。外面，我们屋子前的马路上会有工人路过，他们来给新的东正教教堂装彩色玻璃（不知为什么不装最便宜的那种绿色），声音大到很难忽略。每当这时，我妈就会喃喃自语，眼神呆滞空洞，似乎陷进更深的如梦往事之中。

“走秀的女孩有五个，不是八个。”我会跟着附和。

或者，“他姓奈特利，非常有魅力的姓。”^①

回首往昔。我想这听起来一定很可笑，竟学我妈那种思春少女的口气，不过那时候在我们家，最珍贵的莫过于，即使每件事都不合常理，但在这屋子里，我们三个还是让自己尽量向普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靠拢。所以不会有人看到我爸回家后系着围裙做家务，或看到我哄着我妈吃东西。

“我之前根本不知道他不是时尚业的人，直到他吻了我。”她说。

“那吻功如何？”

每次说到这里她就激动起来，接吻以及接下去的几个礼拜一

^①奈特利（Knightly），意为“骑士般”。